

中國文獻學



張
舜
徽
著

中國文獻學

中州書畫社

中國文獻學

張舜徽 著

責任編輯 劉一之

中州書畫社出版

河南許昌地區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圖書書店發行

850×1168毫米 32開本 12.5印張 267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冊

统一书号 17219·1 定价1.56元

內容提要

本書為我國文獻學領域的奠基性著作，分十二編，六十章。除論述文獻學的範圍、任務和古代文獻的流傳及類別外，對版本、目錄、校勘等有關整理文獻的基本知識，論述尤為詳明。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輝煌業績，書中都作了總結性的介紹。最後兩編，對今後整理文獻的工作指出了努力途徑，提出了具體設想。

前　　言

文獻學的範圍，包羅本廣。從過去兩千年間的中國學術界來看問題，不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秘閣是整理文獻；即如鄭玄遍注群經，也是整理文獻的部分工作；司馬遷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大著作，也是他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下迄有清一代考證之學，超越往古。專門名家，以數百計；專門著述，乃至汗牛充棟。如果以史家的眼光去估計他們的成績，也不過是替我們整理了一部分文獻資料而已。梁啓超所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談到「清初史學之建設」時，便說：「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這却把文獻學看成了廣義的史學，內容自然是很豐富的。所以我們整理文獻，絕不可局限於校勘、注釋幾部書便够了，而要擔負起的任務，却大有事在。

在封建社會的學術界，凡是研究經傳卓然有成的，稱經學家；考證史實確有心得的，稱史學家；此疆彼界，好像互不相通似的。其實，有些學者，門庭本廣，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就，何能把他們限於一隅，以致湮沒或縮小了他的巨大作用。張之洞書目答問末，附列清代學者姓名略，將學有專長的名家，按類分列。但有時也顯現

1-678/04

出這一方法的局限。例如一個錢大昕，既列入經學家，又列入史學家，又列入小學家，又列入算學家，又列入校勘學家，又列入金石學家。這是由於他的治學範圍很廣博，造詣都極精湛，不可以單從某一方面去肯定他。如果把他歸入文獻學家，那就包括無遺。由於那時沒有「文獻學家」的名目，所以只能多門並列了。

文獻學的範圍既很廣博，有些人不免望洋興歎，趨避不前，這是很自然的事。我於是發願寫中國文獻學一書，將前人在這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和不朽業績，加以總結，對今後整理文獻的工作，寄以厚望。並將整理文獻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詳加闡述於前。俾學者由此入門，以得整理文獻之術。自慚淺陋，未能暢發斯學蘊奧。不足之處，容俟他日增補。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張舜徵識。

目 錄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 一

第二章 記錄古代文獻的材料 五

一、甲骨 一

二、金石 八

三、竹木 十

四、絲帛和紙 十三

第三章 記錄古代文獻的書籍 十六

第四章 古代文獻的散亡（上） 十九

第五章 古代文獻的散亡（下） 二十四

第二編 古代文獻的基本情況

第一章 著作、編述、鈔纂三者的區別	三一
第二章 編述的體例	三二
第三章 寫作的模仿	三三
第四章 寫作的偽託	三四
第五章 寫作的類輯	三五
第三編 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之一——版本	
第一章 何謂版本？何時開始講究版本？	三六
第二章 雕版印書，當溯源於石經	三七
第三章 雕版印書以前的古寫本	三八
第四章 刻本書的源流	三九
第五章 宋、金、元、明刻本的不可盡據	四〇
第六章 精校本和精刊本的可貴	四一

第四編 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之二——校勘

第一章 校勘的起源和任務 ······

八三

第二章 書籍校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八九

第三章 校書的條件 ······

九九

第四章 校書的依據 ······

一〇六

第五章 校書的態度 ······

一一三

第六章 清人的校書工作 ······

一一〇

第五編 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之三——目錄

第一章 何謂目錄 ······

一二五

第二章 書目的部類 ······

一二四

第三章 書目的流別——官簿 ······

一二三

第四章 書目的流別二——史志 ······

一四九

第五章 書目的流別三——私錄 ······

一五三

第六章 書目的流別四——其他 一七

第六編 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 一七

第一章 紹寫 一三

第二章 注解 一六

第三章 翻譯 一七

第四章 考證 一七

第五章 辨僞 一七

第六章 輯佚 一三

第七編 前人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

第一章 修通史 一九

第二章 纂方志 一〇八

第三章 繪地圖 一一〇

第四章 製圖表 一一七

第五章 編字典.....	三三
第六章 輯叢書.....	三九
第八編 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	
第一章 劉向、劉歆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三七
第二章 鄭玄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三九
第三章 陸德明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四一
第四章 鄭樵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四七
第五章 章學誠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五三
第六章 紀昀在整理文獻方面的成就.....	五七
第九編 清代考證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	
第一章 語言文字方面的整理.....	六一
第二章 經傳方面的整理.....	六六
第三章 史實方面的整理.....	九一

第四章 周秦諸子方面的整理.....二九

第十編 近代學者整理文獻最有貢獻的人

第一章 張元濟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三〇四

第二章 羅振玉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三一九

第十一編 今後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

第一章 甄錄古代遺文.....三〇三

第二章 改造二十四史.....三〇六

第三章 整理地方志書.....三一三

第四章 融貫諸子百家.....三五七

第十二編 整理文獻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

第一章 歷史讀物由綱鑑到教科書的轉變.....三六三

第二章 近代學者擬編通史的設想.....三六五

第三章 我們今天編述中華人民通史的必要與可能.....三六九

第四章

創立新的中華人民通史體例

三七一

附

中華人民通史編述提綱

三七四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

文、獻二字聯成一詞，出現在中國古書上，是從論語開始的。論語八佾篇記載孔子的話：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漢、宋學者加注釋時，都把「文」解為典籍；「獻」解為賢人。過去封建學者們所強調的「徵文考獻」，便是說要了解過去的歷史，一方面取證於書本記載，一方面探索於舊舊言論。言論的內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許多傳說和文人學士的一些評議在內。本来，當我們祖先沒有發明記載思想語言的工具以前，一切生活活動的事實，都靠口耳相傳。這種口耳相傳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所以「古」字在說文中的解釋是：「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這字的構造，從十口，是十口相傳的意思，是指它縱的聯繫——時間的聯繫來說的。這種世代相傳的史實，都是從很早的祖先口里說出來的。我們當小孩時，喜聽家里長輩人講說高曾祖考故事，

聽母親說的，不如聽祖母說的那樣詳細而親切有味。大約時代愈早的人，懂的舊事愈多，介紹得愈詳盡。我們能够武斷那些豐富的傳說資料都不可靠嗎？所以古人研究歷史，都把傳說看成了重要史料。言論的另一方，便是對歷史上人、事物的評議和見解，可為後來治史的參考，價值也很高。過去學者們把古代的傳說、言論和書本記載並重，不是沒有原因的。

用「文獻」二字自名其著述，起于宋末元初的馬端臨。他寫了一部貫通歷代典章制度的文獻通考。自叙指出：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這很明顯地談到他編寫這部書的取材，不外兩個來源：一是書本的記載，一是學士名流的議論。由於他是宋末宰相馬廷鸞的兒子，給他在當時搜集史料、接納名流，提供了有利條件。所以他的書中，甄錄時人議論極多，連他父親的話都採入了。我們試檢這部三百四十八卷書的寫作形式，充分體現了「文」和「獻」相互依倚的作用。凡是頂格寫的，都是書本記載；凡是低一格寫的，都是名流賢者的議論；二者交相為用，成為一部名

副其實的文獻通考。

其實我國史學界，將史實和言論並重，作為撰述的兩大內容，這不是從馬端臨開始的。遠在司馬遷寫史記時，記敘之外，還收錄了不少文辭、言論。到了班固寫成漢書，凡是有關學術、政治的重要論文，都一一載入傳中，從此歷代諸史，也都沿用了這一體例。如果再推而上之，那麼尚書中的典，敘述事實；謨，記載言論。左傳一書，于敘事之外，還用「君子曰」以抒發言論。由此可見，我國古代的歷史書籍以「文」和「獻」為主要內容，起源很早。不過取「文獻」二字作為著述的標題，在馬端臨以前，却沒有人用過。明成祖時，編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也取義於包含各類圖書在內的意思。

「文獻」既是一個舊名詞，自有它原來的含義和範圍。我們今天既要借用這一名詞，便不應拋棄它的含義而填入別的內容。近人却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繪畫，概稱為歷史文獻，這便推廣了它的含義和範圍，和「文獻」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當然，古代實物上載有文字的，如龜甲、金石上面的刻辭，竹簡、繒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書籍，是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重要內容，必須加以重視。至於地下發現了遠古人類的頭蓋骨或牙齒，那是古生物學的研究範圍；在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沒有文字的陶器、銅器、漆器等實物，有必要考明其形製、時代和手工藝的發展情況，那是古器物學的研究範圍。這些都是考古學家的職

志，和文獻學自然是有區別的。

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於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爲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編纂、注釋古典文獻的工作，都由校讎學家擔負了起來。假若沒有歷代校讎家們的辛勤勞動，儘管文獻資料堆積成山，學者們也是無法去閱讀、去探索的。我們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並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

但是，這僅僅是此一工作的開端，而不是我們的落腳點，這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有人認為努力從事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工作，只是圍繞着大量的故紙堆在兜圈子，沒有多大出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只要我們不是爲研究而研究，爲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懷大志，朝着一個宏偉目標而努力不懈，不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在中外古今著名學者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類歷史上作出總結性的工作寫出一部偉大著述的，都是窮年累月，從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着手，再結合實際調